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四

序四

具慶重封圖序

具慶重封圖者禮部郎項君遷之為其父鶴山君暨母婁氏作也遷之曰鶴山君今年生六十有七矍鑠不老母婁氏生六十有五歲康強倍常喬生平無他悅好惟茲二親夙夜所安耳孟子曰父母俱存一樂也可不謂具慶乎遷之舉進士授南京膳部主事封鶴山君如其官婁封安人及遷之晉司兵部鶴山君

人子而不能為千秋萬載事也

則閑四造本所不同者緘之微挾耳故作壽之又類吞非文之用吞也公子思能為千於萬戕乎也

封職方員外郎妻安人封宜人　勅誥疊加寵命更新遷之曰吾父母教喬之心而喬報父母之德庶幾其少舒我可不謂重封乎他日謁告於子以問壽言涇野子曰遷之之壽親也乃止以踰六望七者為具慶郎官宜人者為重封而足乎遷之瞿然曰則何以開我曰今天下莫大於權亦莫尊於勢權能生殺予奪人勢能利害榮辱人故權勢所在人多趨之乃遷之筮仕而就南被取而改南惟知道義之重而不知榮貴之美在他人固卓乎不可及矣則壽其親者豈

沒鶴山歷

嘗踰六望七而已古人之言曰以權壽者權亡則壽
亡以勢壽者勢去則壽去以道壽者權勢雖無其壽
固常存也故閔子之壽親寧在汶上而不為費宰曾
子之壽親寧正而斃而不用大夫之簀凡以永親之
年於無窮也鶴山君博洽能文建祠廟以聯宗勸鄉
閭以息訟無隔夕之儲而豪吟達旦無科第之官而
明醫濟人渥受　寵命泊如寒素妻宜人勤儉內助
因禱祠而廢殺雖當病而知命則亦可謂同德比行
人中之傑女中之英自可致壽而遷之吏能敦行勵

志益充其所未至學以行其美所以致壽於鶴山君及婁安人者雖古之曾母閔公至今與之匹休可也

海山慶壽圖序

南刑部廣東司郎中曹子廷龍數謂予曰誥父青丘山人以誥在刑部封主事誥母蔡氏封安人明年六月皆八十初度之辰誥奔走于官十年未省茲得復滿且歸矣便道上壽第愧無言為稱觴之具吾父思吾祖隰州君之德每念於心輒勵於行事祖母陳氏承顏順志為所鍾愛篤於兄弟有無相共不分彼我

或割雞烹魚雖夜必餉黄崗人稱孝友焉既中鄉舉教諭渠縣表尚氣節崇奬德義士有甘貧好學者必加優厚令贖貨乃諷以言使更所行徼惠于民令反斵之臺察至乃烟聯也遂中傷臺察叱于庭吾父義不受辱趍出長歸時方三十九歲耳渠縣人稱忠直焉蔡安人上事祖母克盡婦道遇諸叔伯敬恭無懈凡所操持咸娩德於父不知何以偕老涇野子曰廷寵既圖海山矣夫海雖大也惟其江入之淮入之河漢入之然後汪洋溟渤亘千載而不涸夫山雖平地

所為，惟其朝加一簣焉，夕加一簣焉，歲月加一簣焉，然後萃嵂崒峩，歷百世而常尊，廷寵立身行道，如趙海為山，苟增益於父母，則所以壽之者亦如之，廷寵不見青丘山人之於隰州君耶，隰州君方學生而被拘為吏，後感時政三上書於　朝，厥既受官，或奏發久積祿米活數千人，或奏辯誣陷死囚平反甚衆，或膺一品冠服往訊土官讐殺，至判定緬漢地方而返，此其績甚烈，然待青丘君以纘其緒，而孝友忠直，光於楚蜀，於隰州君始顯揚也，夫青丘君止一學諭耳，

果然我舉肩任擔官手撐舟展先輩之風致也

於其親且如此況廷寵爲進士爲司寇耶苟充其所學當其顯揚雖数千歲亦可也曰誥之官雖多於先正誥之道未加於前脩深爲是懼曰廷寵無厚遜也常人之情發富貴則驕逸遇權勢則懾挫聞廷寵既舉於鄉肩或任擔已受乎官手自撐舟則亦可謂富貴不能淫矣鎮守之人雖隻錢不與當路之家雖一法不飭則亦可謂權勢不能挫矣予之學井貧賤而恥附權勢廷寵乃能同予肯與之游則其志與學固可知矣廷寵苟守此以往則士風可正民生可厚澤

陀南以便養何君之志不可及矣故以五至七經言先生所以成其志者又不啻彝弦之佩云也何君庶幾乎而全矣

加於當時，功垂於後世，豈但使青丘君恭安人壽至數百歲已哉。歸其以此告諸廷可。

南垣便養圖序

南京兵科給事中進賢何德徵作南垣便養圖以請予曰：涇野子知吾母舒氏今封太孺人者之志乎？昔者先考繼直君早年失怙，育於祖母李氏太孺人。既歸，先君祖母寢疾三年，乃朝夕侍側，務悅其心。先君好客，雖夜飲肴果必備。生祉兄弟四人，三兄皆殤，祉復多疾，撫育訓誨辛楚萬端。祖母既逝，先君亦亡，家

敉造家至有今日及社舉進士兩疏歸省未荷　俞
允乃附舟迎養居京一年不樂風土鄉思日切既拜
戶科懇疏諸　上若曰人臣無在家之恩始可以勵
在官之志人子有養親之孝斯可以盡事君之忠疏
兩進始改令科仰銜　恩德之未報俯愧劬勞之難
酬便養之圖則何以命之乎涇野子曰諫垣雖有南
北其務忠則一事親雖以便養其行孝則同吾聞孝
有五至忠有七經心無逸念敬之至口無過言厚之
至見義必為愛之至廣進仁賢榮之至揚名後世壽

之至故君子以五至為孝而奉養其次焉好惡無偏經之情進退無失經之體邪私雜干經之信諫止應時經之則心同睿察經之用動中機會經之方事先大體經之本故君子以七經為忠而南北不論焉雖然有五至者必能盡七經也吾嘗以此而觀德徵雖或未之皆備然而其志與學則固亹亹於是矣德徵而不已其功益求其所未至則夫便養猶善養也南垣猶北垣也他日德徵位登卿相猶如范平仲捫足折節之意則[illegible]使太孺人揚名方來與冠太夫人並

美有餘也、

南厓幽趣序

南厓幽趣侍御李元白之舊隱也、南厓為滇勝地傍厓茅屋幾間屋無他儲古書數百策、一琴一榻布衾而紙帳繞屋皆竹梧梅菊襟帶小池其前也五株雙松松外水田百畝引餘水以灌後圃蓴芹桃李砭癖軒在厓屋之右側列芭蕉二樹舊曰蕉牕其左為靜亭亭去厓屋不及百步今更曰神隱李子之在南厓也日夕其中講古人書以自考客至講田桑心性客

髓液為津華於鍱式文也一葉之草位藹丈金身信然

去拈香弄琴或起而問諸松竹梅梛脫然不知有外物也叱既宦十四載恒形諸夢乃繪圖時卷舒以神遊焉嗚呼善矣夫李子與其戀南崖以自逸也曷若令位顯而志行望重而績遠言於上君德成言於中臣職肅言於下百姓咸蘇是一身癖無寧是天下癖隱一身神無寧存天下神乎舍其大而思其小柟未之前闇也柳不然昔女媧有是癖軒穹太虛礎五嶽乃猶煉五色石以是其癖是天癖使之闔是地癖使之闢日癖在東是之使西月癖在西是之使東夫是

以乾坤位而萬物不病李子將夢是軒乎廣漠之地有靜亭焉風不能塵雲不能翳水不能洩石不能泐泰山不能為其形疾雷不能為其聲移之朝市若山林從之江湖若岩廊李子將靜是亭乎抑不然砭癖益癖靜亭不靜吾欲李子不軒而卧何者非軒不亭而隱何者非亭未嘗不明奚用蕉牕未嘗不行奚用屋門若是李子尚猶夢南屋幽瑟乎嗚呼可以無夢矣不能然是李子猶疑於吾言也李子名索字元白先世丹徒人太醫院官為籍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四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五

序五

程母八十封太安人序

絳州守延安程君騰漢鴻其母太安人丁氏今年八十有奇矣以第三子千户鳳得封為太安人絳州卿大夫士自大司馬陶公以下皆謂可賀也使太學生馮英來問言曰世有六無私程太安人見之矣夫天無私祐地無私培君無私榮日月無私光家無私興國無私譽太安人夙興夜寐孝事舅姑昭信校尉

程母不知何狀第此敎事也果爾亦入母也

既歿年方三十節如氷霜而又睦族振里自少至耋稱道不亂古之貞慜也宜有斯封矣有儒生劉如江曰太安人嚴甚常坐堂上孫子婢僕無敢越於廷坐四子長崇寧知縣鵬二義官鸞三千户鳳四即太守公也崇寧且致仕因事數跪半日杖之後釋義官性頗強教御之尤厲至長三十六矣不假顏色偶除夕與一餅義官喜至雀躍以為生平世始得太安人心也千户嘗被揀管隊北征懼不欲行太安人曰爾正宜盡忠報國乃有此懦耶不行無児我面既旋又獲

從母罔無見女子之德耳此文推演而進之芳躅足可徵當犢革矣

焉進階雖太守公在諸子中尤俊敏且舉人矣一日飲酒於寺少肆即峻絕三日不見面笞二十始容進江聞之易柔順利貞者女道也家人嗃嗃者夫道也乃太安人反之且壽且封而君子又以爲無私何耶曰道以時而變教以勢而殊故柔順行於夫在之日爲貞嚴威用於夫亡之時爲慈夫在而嚴威是專制也夫亡而柔順是瘝家也故崇寧之責類俞母之痛笞義官之柳類歐母之勞思千戶之遺類買母女尚何歸之戒太守之教類軻母嬉戲賈衒之遷於戲太

空而非空實而非質文字家攫也者乃色澤木自爛然

安人其古之貞慈乎故當其今康強百歲未可量也當其後德之流行千歲未可艾也太守方將布惠澤于絳土著賢聲于晉邦不日徵爲部曹進爲卿佐所增封于太安人者恭人淑人未已也

壽鳳山程公序

鳳山先生諱端字表正姓程氏別號鳳山蜀之嘉定人也今年辛未閲春秋七十矣其配孫氏亦嘉定著姓也今年辛未閲春秋七十矣其子以道作三原詣予曰啟充之父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誕朔

啟充之母今年十二月十九日誕期也啟充竊樓
一官無能稱壽惟吾子圖之某曰吾以道而知人子
壽親之大乎夫人子之壽親也顯親為上其次悅親
其次養親其次榮親其次逸親逸親者力可能也榮
親者貴可能也養親者富可能也悅親者賢可能也
吾聞鳳山先生有六德焉成親之謂孝撫孤叔之謂
友散財焚券之謂義不御紈綺車馬之謂儉面折人
過之謂忠善誨以道兄弟之謂慈以道而能體之上
以奉君下以栝民旁以宅僚友近以持身遠以範俗

問渥掇槃
浮心應手
知從先叙
脉因稱的
當從野見
剛枝心腸
乎且露蓋
古人餘客
剃其久微

其道具舉不進于顯者未之有也故力者足以壽親之體富者足以壽親之業貴者足以壽親之官賢者足以壽親之心聖者足以壽親之道壽親之道則與日月爭光天地同久矣是固以道之所宜務也

懶軒泰君壽序

泰汝化遊於鷲峰東所一日請泮父懶軒君今年生六十矣淑野子何以為言乎曰懶軒君之懶也如之何曰吾父懶于財其隨父祖之任也所得羡廩之資盡與兄弟公共吾父懶於世味嘗曰窮通壽夭

分定不必苦較有所希覬吾父懶於外事每戒不肖輩凡鄉閭爭競不得與聞營辦吾父懶于四五尺里中是非曲直來質者正色折之無少假借凡此四懶皆吾父之性成也遂以懶軒自號云曰汝化亦嘗聞七懶乎乃有權門勢府炙手可熱一入其門通顯立致世固有懶於奔競者矣乃有當途要路出言莫違一和其聲賢聖改稱世固有懶于謳諛者矣乃有城狐社鼠陰肆奸慝屠戮正士求鮮盈門世固有懶于鑽刺者矣乃有貧不聊生覓幻化術投隙而進伺欲

而合入于左腹坐致萬金世固有懶于逢迎者矣乃有利害交戰榮辱爭持既罔是非渾無可否富貴以終世固有懶于雷同者矣乃有恃才妄作謂人莫已若巳有過而不知人有善而不聞世固懶于驕亢者矣乃有畏首畏尾卬虞禍患一見尊顯奴顏婢膝垂首流涎不能自立卒以取敗世固有懶于怯懦者矣夫先知四懶則鄉有善俗後知七懶則世有良林今汝化其未仕也已受四懶于庭訓行且仕矣若又能推廣此七懶焉則汝化處可為孝子出可為忠臣忠

舜無盡立身行道而懶軒君之教可以傳四海永後世上可與北斗比高下可與廬岳爭久矣懶軒字某九江湖口人少為舉子業棄而不就又自以為懶於仕云

半閒先生沈翁七十壽序

沈大新之將之官來問於予曰家君諱嵩字汝南少事舉子業棄而不就居第雜于市廛退然如遠在林野恂恂自持與人無忤惟以教課子孫為業於是自號曰半閒言其於物無所攖且挽耳某月某日壽七

閒字說得極妙推得極廣有閒齋乃有新之之不閒也此吳造物金針

十也頤一言以為壽予惟壽也者受也受其所授而不失焉者也天以一元之理全授斯人固欲人之壽之也氣禀殊其分攻取紛其欲則有不能全其所授者矣夫子曰仁者壽又曰仁者靜則靜也者固壽之原也今翁自號曰半閒蓋自道辭也當其心固以閒其無人庶乎靜之旨矣夫棄舉業而不事是閒於聲華也混塵俗而不染是閒于利欲也與人無忤是閒於形感也此則翁之爲閒可通乎其靜所謂能全其所授者非歟翁雖度百歲有餘也豈當七袠扎雖然

翁以半閒自受其將以半不閒者移新之乎昔新之嘗問我以達孝之旨予答之曰夫子以達孝歸武王周公原其所以爲達者則爲善繼志善述事耳夫孝之爲道萬古一趨也今新之舉進士節推大郡其所明服者可知已夫殊而賾者物之迹隱而茂者物之情推測訊鞫之下果無不允者乎平反比附之間果有不允者乎則其所以思之於繼日行之於待旦對時而折獄因情而擬法不狃於已見不撓於勢壓情狀微曖之難而有明清之公此豈止於半不閒者盖

康對山出處海內有數人物即歸田時猶足以激頹風而厭與論豈所

無時而可聞也他日晉臺諫陟卿相此又新之以全不聞者壽先生也

壽對山先生康子七旬序

對山先生康子先歲之六旬也柟適過家約作壽序一首未幾奔走南北日不暇給父未踐約今歲庚子先生年已六旬又六且望七旬矣乃益童顏龐眉鳳翥鶴舉且猶能弄璋由病軀老態視之真仙人也柟喜甚謂執友曰先生其數百歲未可量乎或曰涇野子壽人多矣未嘗壽即壽亦未嘗至於甚何獨於渼

謂崧嶽申甫乎彼城社狐鼠操戈而入同室豈亦婉孌季女之命也

生若此乎且先生每酒必用樂每樂必用歌曲多所自撰或用工人妓者雜笙管奏之涇野子亦取而壽之何也答曰此其細者耳南海霍子方以爲先生隱於此而子乃議之耶且先生之孤忠大節如勁松練金構也鈍萬萬不及也且先生之壽繫於世道者不淺其出也保愛君子端人由是而進其處也表正鄉閭謡風由是而息天壽斯人如之何其勿喜甚乎昔者先生之在翰苑也當正德巳庚之間宦瑾竊柄威侮縉紳雖洪銅韓忠定公慶陽李二獻吉皆所建

皆筆逐猛虎奮呼而操䒭先生之義勇似之

繫李子獄手扯衣襟噬指血書曰康子救我先生乃速渼陂王子以告曰海許友以死分也但念老母在恐被及耳王子曰若有他虞止罷君官已矣諒亦不至老母也先生慨然曰即如是海何惜一身之官而輕二賢之命乎遂入言韓李事於瑾瑾鴟張恚甚先生徐言曰海來爲公非爲二人也瑾詰問其故答曰洪銅雖不識事體然負正人之名於海內李二文章超絶一時關西之光也倘二人受戮即公之名隕矣瑾時若有許可之意明日二人得不死洪銅寧家敎

授子弟子孫至今有登巍科躋顯仕篤斯道者慶陽謫官之後漸轉憲副提學江西作人寔多韓李鎮虎尾而不啞一時正人爲之生氣足爲善者勸而直言極諫之士接踵不絕世皆高韓李之名而先生保全君子陰登善類以賛斯世於隆盛者人殊不知也韓李既免之後其士林被先生言語之傷者皆曰瑾以韓李八黨䟽草痛恨切骨康子一言而脫二人之命當非有親於瑾耶於是康子果罷其官如玉子之粹矣至今三十年未起也正德末年蜀人有仕爲少司

馬者素與先生稔取道武功先生留饌焉司馬曰家兄尚在閣入京必白家兄尉山久屈林下請一出也先生答曰康海豈在爾兄處取功名者哉司馬愧笑而去他日又有提學副使者訪先生副使曰康太史以萋菲之說罹此虞羅父投閑散於予心甚不安盤屋王給事亦久廢矣予欲薦太史給事于朝則何如先生答曰此語也有顧聞者有不顧聞者吾子典吾陝一方文衡關西士子皆周漢之遺咸仰範焉豈可不自重乎其人惶赧無地一時門人侍吏聞之傳

于人而奔競諂謏之風爲之頓絶則先生豈非出能
護賢才處能變士習者哉柟所喜甚而壽之者此也
柟嘗以先生出處數事遇人樂道之以爲先生之道
極于此矣去歲還山辱先生枉問予於泉精舍予同
友人餞之西郊因論及用人事先生曰若任此責當
先進君子其小人不須搏激則自潛消默化矣予驚
嘆曰此柟三四十年窮經之功方有此見乃先生開
口便與聖賢暗合耶不可及不可及友人問其故予
曰即舜湯舉皐伊而不仁者遠之旨也今歲二月會

壽於谿田馬子、因舉所聞浚川王子與栢齋何子書、論聖人有變通不執泥、何子答之書曰接浙而行者、亦聖人也、浚川之書意在繳何子之過于退、而何子之書亦繳浚川之必于通也、先生判之曰、此皆今之蓋紅模兒秀才者也、若古之皋夔稷契志在蒼生者、意豈若是践跡乎、予又驚嘆曰、自別先生後日力斯學、自以爲可幾及也、今見先生造詣益高遠、可謂有命世之才、人所難知也、彼以詩酒醫跂之細測先生者、不亦宜乎、構顧天壽斯人、雖至數千歲未可量也

醉泉朱公壽序

刑部主政烏程朱瑞卿來曰雲鳳斬焉有母氏之喪未除也煢煢衰疚之閒幸吾父醉泉翁年登七袠而尚健少慰不肖之懷耳則何以使至千歲也吾父諱仁字以德受性敦愨亦復直率無所文飾雖布衣蔬食恬然處之其於世之聲色紛華絶無所好惟資給不肖以學至假諸富室鬻產而償亦無難顏家後少裕又以貧貧雖棄責不校也性頗喜飲意不在酒若遇合志之朋知義之友則日與酬酌不知其他去郭

朱君此有隱德者乎故其爲文風流嫺如也古壁夜蛩唧唧報人秋晩

二十里有別墅在棲賢山每花晨月夕携三四耆舊角巾野服駕扁舟而往使僮子引壺觴捧卷帙或席地而酌或倚樹而吟以自適於溪山林石之間嘗受有冠服之榮一赴鄉飲棄去不就於是有大人君子識其意號翁曰醉泉云今八月二十四日其初度辰也答曰若是則醉泉先生之壽詎可量乎夫泉也出於山下放於四海行而有常流而不盈疏天地之命脉發陰陽之祕結者也飲而以是爲醉吾知其有節矣昔有畢吏部者嗜飲至盜隣舍酒醉眠其槽甕之

閒予嘗以為濫矣有為為從予作詩以戒者至以酒為
狂藥則又恐其言不能盡行人不肯盡信予嘗以為
隘矣惟淵明有酒斟酌堯夫飲喜微酡之二夫子者
則予所喜慕也乃今見醉泉先生之事將無庶幾乎
今夫火盡露其魄不死而化若潛之於物養之以固
則雖甲夜種旦日求無弗繼者矣而況於泉之有本
者乎然則先生之壽可知其遐筭也莊周曰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是謂葆光夫葆
也者藏也大也久也惟於光也藏斯大大斯久矣

聞之云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夫王澤之壽在書五福之首不過百歲耳若夫聲聞行仁之壽則乃人子所與臻蓋不啻數百歲已也是在瑞卿焉

封監察御史東村張公榮壽序

東村先生張公五十且七其子侍御雙溪君廵按陝西過潁水之上舞綵稱觥以壽先生凡雙溪之同僚數十友皆賦詩焉軸附獻有樊渭野者寓書幣于予以問序且曰先生舉河南己卯鄉試令三原不數月

仙人掌上芙蓉巖巍純白而清趣冷冷可人此篇似之

厥仕進而歸教其子㜸溪兄弟四人日夜課督不少倦乃以身先博學慎行孝弟二人兄敬友朋見人不善導之以正或陰有他訾消沮蔽藏懼聞於先生今三原未久號令嚴明至今傳頌當其壽焉可倫乎涇野子曰信然乎哉莊周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言壽之難致也先生之爲道也學博則德蓄如蓀光之火而不息行慎則義立如鎮靜之山而不拔孝可以式是人子不蹶其本也敬可以厚此親友不偷其俗也化及不善里人之美可恒也正以爲令花封之政

可傳也此雖上壽又何難焉雖然此在先生一身者
言耳陽嶼有仙人山其頂有平石方十餘丈蓋仙壇
也壇陬有筋竹焉歲𢇁青翠風來動音自成宮商石
上淨潔無少麤穢其初惟一本也既乆而後有子
竹既乆而後有孫竹引根茁筍籊直挺上干雲霄
下蔽仙壇微風一至鈞天廣樂音滿人世故君子之
道行于一身者壽百歲行于一邑者壽二百歲行于
一郡者壽五百歲行于數郡一省者壽千餘歲今雙
溪君按節三秦風動八郡華山黄河皆其所與共也

御史而以直道風世真所謂顯親揚名者乎

誠使廣先生之道以學行而倡西周之士以孝敬而導西漢之民德化改乎不善之俗嚴明懾乎姦佞之輩則先生之道行于一身者雙溪君廣而爲一省之政矣此其壽先生豈啻百餘歲而已哉雙溪君方將舉庶官之真賢者于　朝不使倖進者售其巧斥庶官之真惡者于衆不使貪酷者肆其偽此易簡之道誠明之學所以廣先生之道者其大本乎

藤蔭先生壽詩序

國家百餘年間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數年以來殯將

喪師損威耗財甚矣予嘗以為壯邊惟在于鼓將強兵惟在于飽士人多以為常談邇者北虜吉囊幸其部落覘寇莊浪時且麥秌人倚為命若不薙刈則賫虜糧矣侍御文江胡君伯時巡按隴右聞北虜變馳至金城集諭諸將曰往者小王子屢寇河西亦不剌雄據海外土魯番糾連四夷往收西羌爾等擁兵自衛既不能討矣今吉囊馮陵至此乃又欲顧身家耶先是伯時下車察士卒之饑寒周其糧餉足其布花增其餱炊懲其兇黠士固有欲投石超距者矣至是

此是傳經文字

是時尚能

諸將聞御史之令咸攘背自奮有以纓紫囊之志比至紅城子邏遣健卒各持銃砲夜逼虜營更迭燃發賊數潰亂自相蹂踐驚從外遁達旦始定如是者三而我軍偃旗息鼓匿不見形虜始則驚疑終則以為虛弱益不為備文江乃命諸將各出驍騎數道並進直擣虜營斬其梟帥并奪器馬旬月再捷獲級百餘匈奴遠去邊民獲麥無不饜悅露布

上聞亟加賞賚則予之常談乃于侍御一驗未幾會伯時于途伯時乃問藤蔭先生六旬之壽言予曰即

奇而示之疑疑而出之奇奇以為疑疑以為詐此兵家鬼神不測之用近來習

学者不輕吐胡君能道一家也知兵矣篇中指為壽言亦明其為人臣所未有也

河西之事亦可壽藤蔭先生矣復曰將無益之乎曰不見于鄉之程大中耶大中之子伯淳亦嘗爲御史矣其齡至道十數事并諫人主防未萌之欲者今其遺書固在也侍御取而行之豈惟可靖一河西哉豈惟可壽藤蔭先生于數百歲已哉藤蔭先生早遊黌舍博暢經史才足經世退耕于野嘗廬親墓孝感紫藤引蔓墓側其所配喬夫人没先生年纔四十六也鰥居守義矢不更配至教御史兄弟義方懇切偕之大道是藤蔭先生之賢固欲追宗大中而伯時之壽

其父者又肯讓伯淳而不欲匹之邪審若是則藤蔭

先生之壽雖數千歲無涯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五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六

序六

賀彭公平蜀序

惟正德七年冬

帝若曰格爾右都御史澤惟茲鄢、藍橫食楚漢巴蜀滋甚誕惟五年庶民荼毒罔有攸措朕心孔痒屢出師臣祇獲滋蔓其胡能夷卿往哉昔趙鐩諸寇橫肆厥逆藥克以南至於荆揚如火之燎原爾克滅之嘉績在狼山惟時懋哉公拜稽首曰矢竭臣力繼之以

彭公有出師之略宜其八面無敵也此篇見張大之何用西征昭言哉

死出誓於衆曰惟茲鴟醜久張虐焰橫我西南我閩師克在康乃律誕惟先王湛於宴樂土旅悖逆浮于鴟醜百司式化驅民于亂予小子奉命伐罪惟爾有衆明聽誓言人殺黷貨殺躐伍殺譎殺其爾有郡有邑亦罔或剝我民予聞有常刑用違請于

帝惟八年春師至於保寧惟時鴟醜如林潛顯金竹漫天敏于猿猱攻圍罔克爰命上着塹厥來道屏[illegible]出沒蛾蛮請降公曰渠魁罔赦殺貽來憂乃戮[illegible]

于綿州仙鵝池厥黨奔竄分命諸司撫置蜀乃平
廣漢鹽亭保寧旱大雨初公平趙鐩師過潁州三日
雨肆蜀潁咸建時雨亭公將班師
帝曰蜀忽反復靡恒卿其留鎮茲定乃還今年夏
朝廷進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徵還初公年少孝聞
閨閫自第進士主政刑曹累官都憲朗清茂著楙壬
申冬應
命入京遇公于安肅躬覯軍容如挾纊洎聞公在蜀
戚黨從詷少違公命士收斬劊人縛舁且出諸司論

弗及死始釋厥縛常出師同士甲冑雜騎行伍深入
寇巢弗虞後艱昔諸葛武侯論將才器咸本五常式
觀公德良用足徵公茲還
朝其濬宣布厥德激揚清濁用汰侵漁輔弼
聖主康此小民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於是吾
省方伯曹公憲長李公都閫張侯請書諸軸

賀彭公平賊序

正德六年太子少保右都御史阜蘭彭公帥師討賊
刑部主政張寬以知縣受公調用功成進秩歸而告

[illegible]公征
[illegible]剿戍
當殺能
守敵情
且存中
拙本意
論亦方
叙采芑
之詠乎

曰往歲文安賊趙鐩因劉六楊虎齊彥名劉惠之黨
也汲入其黨糾率饑寒衆且百萬借號横行北自文
覇南至江湖東自登萊西至汾蒲殺守令屠郡邑敗
官兵所至官僚開門逆降饋金幣免及裴子巖大名
之戰齊彥名麗文宣之衆大敗焉其鋒若拙矣然靈
山宿遷夏邑虞永虹亳之破賊勢復張及小黃河渡
口之戰楊虎黃瀊溺焉其鋒且沮矣然王保段豸霍
恩王佐公同郁采之死賊勢復熾及唐縣之拒滕縣
之勝齊麗劉六奔竄海套其鋒三沮矣然泌陽確山

遂平上蔡商水西華鄢陵柴陽之破賊勢滋盛既而
彭公提師及陸公仇許諸帥合兵四剿而趙鐩之勝
始寒于是遂謀入河南以自固以憑禎者死戰不獲
入而奔汝既而郟葉襄裕有備則奔舞陽既而湖廣
漢土官兵俱發則奔朱皐于是有溺河于是有滾馬
于是湍增獲于桐栢趙壵縛于泌陽于是趙鐇趙鎬
張仲威劉成獲于王鋐張朝用趙昇斬于郭部于是
關洪擒于范縣王隆丁賢執於遂溪于是陳翰來降
邢本道濉戮劉惡既擢且獎斬首於王瑾趙鐩既髟

且偕色雅於趙成于是劉六劉仲淮投于東江劉七
龎文宣遯于狼山于是天作颶風人以死戮臀功奏
矣呂柟曰嗚呼允若茲
聖旨厥辭之遠威德之盛既著而明公厥猶之壯亦
彰彰矣然時歷三年賊始平殄士民之死財力之耗
俱以億計則亦非偶爾也追初盜起惟在窮困不知
恤豪強不知制奸貪不知懲漫淫至此耶爾公受
命而出擢賢能汰侵漁而後攻伐其剿盜以是夫令
公又承

命伐鷄柟知其勢如破竹矣他日東觀之上大書特

書以昭我

皇明之盛則柟史氏之職也

賀李掌教序

吾學掌教李君文輝教成而提學秦先生奬之允稱

師模於是司訓祁州邢廷獻南部程朝依暨吾諸友

入問言焉又將以勸李子也曰於戲昔有白石生者

昆崙人也貌如姑射之神女慈如碩人之埶舉居瓊

瑶之室闢雲月之門出駕雙鶴入騎白鹿爾乃咀浪

不以妝而掩醜覺今是而昨非

杏饕霜稻既飽而嘯仰日而吟見玄玉翁則翩然而退匿形而藏影曰是將懟我乎彼玄玉翁者陰山人也其見又異焉曰吾朝徘徊于漆園暮抱膝于霧洞並北宮黝以爲友牽夏昔黑而爲朋人不能識吾面名不能顯吾形爾崑崙氏者又何皎皎爲邪于是雌黃騰乎多口毀譽變于雙門叱其久也崑崙氏曰吾不得玄玉翁吾何以妙其動陰山氏曰吾不得白石生吾何以藏諸靜于是迹不閒于矛盾人各出其肺肝遂携手以同車乃麗澤而終身於戲文輝質清而

先輩之以古道進人也如此令人多以寸朽來天長即不然一右所指受者也然矣奈何

志卓識明而才有餘循是以往何所不至然當其未會也梓為索金而訟笄其欲負笈而阻及其既會也表孝友于寒士顯道德于昔賢蓋知有至不至則行有同不同故伯玉覺非于五旬仲尼不惑于四十夫道本太虛清通而不可象學如徙步知過而後能進昔者周公西周之聖宰也仲尼東魯之聖士也年如此其久也地如彼其遠也然精神既合于玄冥形貌遂覿于夢寐于是周公坐洙泗之堂問曰爾所教諸士小如我者乎仲尼曰諾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仲尼

侍冢宰之位問曰爾所輔三王有如今者乎周公曰

謨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在大聖為之卓越然于

小學乃其標的故季女采蘩于沼沚大鳥拚飛於桃

蟲是故神明可格雲霄可薄非有蓬萊之況豈免大

耋之嗟請與子偕秣其馬共脂其車絕壁而奔一日

千里自積石至于崇高梯以閣道棧以參井舟移銀

漢車脫牽牛宿廣漢之鄉弄日月之影雲霆霹而作

雨風習習以生物白石生失其白玄王翁失其玄子

以為何如果若是彼秦公者又將何以獎子孰司訓

及諸友其以是問之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六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七

序七

贈浚川王公　詔改左都御史序

浚川先生儀封王公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三載矣茲者　詔掌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是日予方偕僚友出郊遇野人焉皆曰王公去南都軍士靡所依恃矣公能杜私役精武選罷横歛黜豪猾汰泛差振綱紀南都士固欲家像而屋祝之者也答曰野人知一而不知二使公晝就此改雖四海遠可均也僚友

曰果然公文章趨孟董器識追丙魏才畧擬韓范斯行也整肅百僚旌別淑慝于均四海裕如矣曰豈為是哉公于此數者雖皆無焉可也有一于此則凡四方之挾所長者皆得投其隙間以進而不知也故君子不可以有己斯可以有人夫人之品見乎諍譽而已之情形于喜怒聞譽而喜見諍而怒雖智者亦所不免聞諍而喜見譽而懼雖仁者或有不能夫世之為諍者多義士也為譽者多利人也世之惡諍者多惡異者也喜譽者多好同者也於其諍譽之來而能

亢論現摩翅楚如獨鶴馮虛御風翩躚鵷鷯令人不可目相王君名流也把玩此文若從登御史臺

中喜怒之節則於好惡之正義利之辯治亂之源亦思過半矣非智仁之至者不能也不然譽人彙征而諍士就戮者有之矣則夫君子之喜怒豈細物哉且謂司馬君實何人也宋室之純臣也其心欲罷新法蔡確窺其意順之而譽則甚喜蘇軾識其機逆之而諍則遽怒夫確之邪衆人皆見之顧君實豈不知哉乃蔽于在己異同之心而忘其在彼諂譽之故遂使一忠誠者亦臨事而眩矣況其他乎夫左都御史者國家之重臣也

高皇帝初御宇內，即置御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從一品，與中書省都督府擬古三公之尊，而尚書不與焉。尋定設左右都御史，至正統初，顧公佐爲左都御史之後，

英宗難其人以繼也，歷數年不設左，蓋其職專以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御史，以正諸不公不法等事，其於人材之進退，民生之休戚，世道之升降，關係甚急也，則其所以公喜怒而愿諍譽者，尤不可後矣。或曰論語言政，必酌取夏時殷輅周冕虞韶之法

閩浚川公才高學博想當于情性處宜着力也故先生拳拳言之

今獨詳于一己之喜怒者何曰若無孔氏之四絕顏子之四勿而徒欲紛更制度則凡為譽如佞人鄭聲者皆紛至于前不自知矣夫公嘗再辟予于 朝予固不敢以為公私公于予亦未嘗有德色也予嘗屢談道于公公固不以予為戇予亦未嘗以公為有怒意也則公斯之行當無君實之失而有孔顏之得乎且公之直諒在臺諫儒雅在翰林提學經濟在藩撫孝友敬讓在鄉里忠貞廉明在
朝廷者人皆先能言之矣惟是以喜怒處詳譽者則

誠持憲之大本當時之急務雖他日晉宰衡入輔相亦不外此故予獨拳拳焉知公必不以為迂而忽之也於是其僚戩峯潘公曰絜矩之道亦在是矣曰然傳不云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其於前後左右何往非是

贈靜菴袁公　詔改北少司徒序

南少司徒靜菴袁公既有進改北部之　命予聞之喜甚越翼日其僚大司徒桐溪錢公枉托序且曰知靜菴者莫同年若也予辭不獲諾之或曰子他日無是喜亦無是諾今果知靜菴者耶曰知昔者靜菴公

諸所措注有才力御史類能之唯不脂韋不鑽刺兩者非有振俗超世之識不能也淫野以道

初巡按于越也見有溺女之事思欲禁之謂不塞其源雖三令五申民亦不從乃先決裝奩之費革紛華之用民始肯育乎女比公去越十餘年矣有父母長成女子者曰是某年巡按君之存女也數其歲實當公日則其所活人命豈可數計哉公嘗見途有餓莩甚愴心焉乃買他人田數畝作義塚凡無所歸者瘞於此收瘞其後撫按所至之處常令有司勸作富民與建義塚量減門差歲終開報葬過人數每滿任去計數殆且萬千山東多盜一倡亂千百爲群公巡撫

學目之乃知鵬之惝瞧之化謂其凌風而非以風東西也

時捕盜必獲、獲盜必誅、於是良民安如堵牆、歷城章丘諸處窪田將億萬畝、一遇淫潦、麥禾無望、公改任待替矣、因民之訴、遂下令以田數定夫額、鑿渠以通河、導河以入海、匝月之間、億萬畝田皆成膏腴、蓋公心在斯民、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他率類此、而戶部之政、又人所共見而稱誦者、在大理時、席尚書以辰州宋知府之忤己也、先於巡按湖廣之日劾其人、命數十贓私數萬、　上遣公偕司禮監太監錦衣指揮往勘、瀕行、席以揭帖囑公者再、公皆不視、而還之曰、彼

自有在官、卷案也、既至其地人命皆因公覈而明、惟一人命、司禮錦衣欲償知府以阿席、公以律例執不肯、且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輒以贓坐知府去、其後勘田公甚危賴 聖明洞察始免、或曰果若斯言、則公於民如此、其仁也、其於權勢又如此、其義也、仁義並進、豈非實有道學者乎、曰往年進 表于京、予嘗與公同事、每聞有權門之往、慼然不欲行、既見矣、飄然即欲去、且公為法司已三十年、致爵位已三品、乃宮室隘陋、自奉菲薄、夫人冠紳衣尚未克具、孟子

所謂我得志弗爲者、今於公見之矣、如公數輩進長臺省、將士風勃然而變民生熙然而阜成矣私心以爲甚喜者、眞在斯也、或曰於公無增乎、曰持斯心也、雖位至端揆而不變堅斯學也雖耄期稱道而不改、是予所傾耳若乃因俗而爲通逐流而自愛予知公心所深惡、必不然者也、公字醇夫、保定雄縣人、起家正德戊辰進士、

贈司馬松石劉公之部序

嘉靖庚子九月閻囿原黑水死撓至、聖心嘉悅綸

我明數十年來兵備寢弱以故擣胡兒賊元兇歷指不殘見檮巢告廟多冒功也賞耳黑水死是一大戰也劉公

音溪褒以松石劉公總督經畧懋著勳庸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白金五十紵絲四表裏一時協同建功撫按副參三司諸臣亦多進階受賞公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公讓之曰昔者於安輦成師郤克士燮且皆以爲晉君之訓二三子之功臣何力之有今

聖天子在上安夏攘夷德威並隆誠洪洋公所謂廟謨獨運聖武遠揚者且元臣贊襄於先群帥協力於后致有今捷和惟免于誤用先穀原軫足矣其何力

不年亦
須皆言
得其文
以表章
于國

之有未幾撫按群公問序以賀前史官呂柟曰審若是雖未臨黑水死之戰可知其必捷矣公之總督三邊學原六經謀用群策推赤心以待士時秉鉞以嚴軍令茲役也豈惟鵬東華效其力雖張奴兒野百斤者亦能手斬吉囊之子那顏及其戚人矣其餘賊屍拖扶而去者不計其數蓋淵須彌寺韭菜坪也當夫六月之候也公已親詣花馬池調度防禦遊邏置餉查理墩塘較閱邊備督令各屬添領定邊及右五諸營精銳而洪洋公亦駐劄固原委官管理運糧召買

軍需戰馬、督徵積逋矣、當夫正月之初也、俺答阿不孩已引黠醜渡河住牧、公即嚴督諸屬各遵先令行府衛州縣驛遞監苑遇警棘堅壁清野、其各府衛備各馬步官軍民壯并其涼下班者、分布平涼靜隆一帶、至固原嚮石溝諸處矣、至深秋大勢達賊果欲搶三岔川定邊諸處自乾溝潛入也、公即斬溝、兩斬塹、指揮、以號群師、乃四發太牌督令副總魏周二公各勵所統官軍兼程進剿、勉以忠義、遂急調蘭靜諸處官軍、及其肅遊兵各路應援、而洪洋公慮虜乗隙東

侯功急部俘識延淳諸兵弁下班官軍廵按覺浮號
君及沃州呂君又皆督令運發火器供餉其同心如
是也孫子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然
則黑水死之役我之先為不可勝者久矣又曰治氣
之道攻心為上那顏一斬吉囊魂飛魄散矣諸賊不
奔何為哉夫自弘治年來虜賊一入動稱數萬而吉
囊狡詐猛悍甲於諸夷去冬既入河套趁伏窺視不
曰西搶海子則曰北虜黃毛仍于八月間潜入之後
即遭大雨彌旬道路泥濘弓解馬蹶使莫能逝公益

歸功於
聖上德威並隆山川助順也而公之忠赤感動天人
交應豈獨一殺伐之功已乎洪洋公曰虜入我境旣
遭挫衄報復之舉勢必相尋防範機宜時不可緩矣
公陞且去矣繼其後者應知其重爲軫念而公當亦
如趙充國村[illegible]二賜之語以告
聖上也若乃使艨艫蔽江運卒絡繹免瑞醉人於盛
唐常振有人於前宋以實京邑以寢驕虜使足食果
先於足兵以仰符夫子之言者於公斯行有望矣

贈周懷玉之任序

周懷玉既有宜州通府之命職居捕盜去年會試欲過南京闕下同舟友人不便乃托林子之書抵予曰來年會試課不遇必至此已而章宜之會試亦不遇來曰懷玉已授官矣必過謁今月二十五日蓋大暑後七月中伏六日也酷熱鑠金道鮮行人懷玉乃解裝鎮江買舟颺至予與諸友嘆曰懷玉果至矣越翼日偕諸友餞於玄真觀懷玉問廣州予曰自宋初至今仕廣州者雖崇階峻級無慮數十百皆名不可

先生論學論政自不相岐讀書入官之理固然未有有學而無不無守者至說

得而詳世不可得而論惟濂溪周子一人官雖提點刑獄之卑明並日月照臨之顯其故惟在以洗冤澤物爲己任雖瘴癘險遠而不辭厥志克立誠能形著耳懷玉茲往再起其風仰追遺蹤不可乎對曰璞不才恐不足以答遠望曰昔者己丑之秋予講論語於鷲峯東所嘗曰飲食男女乃做工處衣服宫室乃觀心處言語動靜乃體驗處夢寐交遊乃見道處當是時聞者數十輩然而如懷玉潛思力行以斯言爲可信者不過數人乙未之夏予講論語於太常南所嘗

廣州廖眞為療癖止病安道金之醫

論仲弓之敬簡非止坤道顏子之不遷怒貳過可至位育當是時聞者亦數十輩然而如懷玉有講即契以斯言為不妄者不過數人乃若諸所論難言或違道意無齟齬一時諸友淺者稱其見深者服其得殊不知懷玉乙未之所至乃自己丑相信而然也夫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患言之難惟患言而必信之為難不患信之難惟患信而必行之為難不患行之難惟患行而必得之為難若苟信矣又何患行與得之難抑解裝買棹之事可無難於懷玉矣廣州之政又有

與說稱對曰此地之盜多起賭博率與海寇相通捕之不能窺其巢禁之不能遏其勢視他處盜頗難耳曰是不難易不云貧家之牙吉夫是盜也始於有財卒於無籍有財多貴富之子弟肆驕侈爲賭博而不思其後然其父兄可講也其子弟可諭也其法度可嚴以立也君子於是以行義焉無籍多窮迫之桀黠思身家爲痛恨而恒悔其前然其閒田可農也其空地可廛也其上官可白以處也君子於是以行仁焉仁義交舉職思其居憂勤惕厲於此乎切聰明睿智

由是而出凡一念之動皆處盜之策道在內勢在外信在己名在人莫惟可戢廣州盜扎雖使他日方國外戶不閉者亦在是也懷玉福寧世族起家福建乙酉舉人時章宣之諸友爲問言遂書爲序

贈山西左方伯南湖閔公陞太僕序

左方伯南湖先生任丘閔公久著宣力之績于山西天子嘉之乃陞太僕卿掌邦之馬政其僚東渠李公偕藩臬諸公既餞之行以柟在屬吏且嘗明職文字之末委言焉曰於戲夫兵曹以司馬爲稱而馬顧爲

閻鄉序作者苦之謂求易循辭且此篇暢其大義不泛不冗可誦可式筆底尤有拔萃得司馬于長樞處非踶騁走也

太僕所領司馬者太僕其專職也凡太廐羣閑畿輔監牧邊關苑寺皆所督理而三物之量皆戰之供内衛京師外捍四海咸于是乎屬也漢公孫賀為大僕修飾輿馬以待駕來詩入栢梁與九爵列唐太僕卿亦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位在三品然則斯職之重自昔然矣南湖公斯行也内畜騋牝之盛外耀雲錦之美懸

皇威于日月壯國勢如山河者不在茲耶夫不易得而服者民也不易得而平者猺也均民也封域一限

勞佚有倍蓰之殊均徭也額例一循輕重無低昂之變公之為山西曰為民父母行政顧不能如一鳲鳩之于子乎于是闔一省之人絜四方之矩即規則之等並畫一之法銀計二十七萬三千六百有畸也凡在上門者銖兩皆同無州縣之異乃計一百萬八千七百有畸也凡在下門者輿皂皆同無多寡之別于是河汾勝歡太行中條皆生氣矣夫公于其民如此也而況于其馬乎夫公于其外如此也而況于其內乎今夫馬牧養不如法孳牲不及數驗揀不實養瘵

不至或乗而穿破或不乗以調習或隱匿孳生或私
轉借用此其事亦甚細也
祖宗皆著之甲令計數差罪豈必以是瑣瑣者教後
臣也蓋事無大小法有興廢苟毛輙之或忽即塞淵
之未純也然此何足以為公言哉公嚴句世家燕趙
名儒文登鳴于翰林諫尤烈于給事既歷外省益茂
哥勳公斯之行漢唐亦勿道其必為西周時之太僕
以進司馬以進冢宰乎旦夕承弼使出入起居皆欽
發號施令皆藏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者文武時之太

僕也。愼簡厥僚。使便僻側媚皆去巧言令色皆遠非
賢其吉。惟人其吉者。穆王時之太僕也公其選于是
乎公名楷字正甫其兄名槐字公甫同乙丑進士

贈南野歐陽子陞太僕少卿序

南尚寶卿南野歐陽子崇一既有太僕少卿之擢凡
寺監諸卿大人皆欲予爲贈言予惟馬政之設着在
令甲厩牧有定所関換有常法折糧有恒額收買有
實值印俵有成規於南野可順指而辦也奚待予言
南野嘗自編修爲司業考績予嘗贈以正士習爲士

習天下之大事也南野尚行之何有於斯馬乎或曰斯馬也以供內御而力士校尉皆可作其勇以給騎操而過卒塞士皆可振其氣以俵蕘癱而攻駒朋椿皆可充其闕盖　聖朝克詰戎兵之急務也顧可以之乎曰即使南野成雲錦數十萬如磨王毛仲立法于金馬門如漢東門京豈足為南野多乎雖然昔者伯樂薦九方皐善識馬於秦穆公公使皐求良馬皐得一馬牝而黃者於沙丘歸以告公公取視之則牡而驪者也公謂伯樂言皐不識馬伯樂曰此真良馬

也。在精不在粗。在內不在外。皐得其天機耳。已試之
果日行千里。請與南野論馬於北杜驪黃之外可乎
夫管夷吾伯大夫也。從齊桓公還自孤竹以馬爲之
道。豈惟管氏。雖孔子聖人也。以驥爲有德而稱之也
然此馬也。豈必皆朱鬣金睛。出犬戎鷄斯之産。汗血
馬足騄大宛渥洼之種哉。是故雖騏驥也。亦必編之
皂櫪驪的之中。以馴其性。群之駑駘踶齧之內。以弘
其量。服之鹽車九坂之間。以多其材。馳之周道修途
之上。以日閑其輿衛。日中而出。日夕而入。謂可以[illegible]

霜雪毛可以禦風沙用之戰伐則奮如虓虎足以決敵而折衝用之追逐則迅如飛龍足以騁風而比電執轡則如組御縣則如舞行地則無疆蓋無遠而不可至無入而不自得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俱也斯馬也尚有不良者乎若乃爲白馬生以諫如張湛軏策數馬以對如石建父子此有漢之太僕也旦夕承弼厥辟使出入起居皆欽發號施令皆臧愼簡乃僚使便辟側媚皆去巧言令色皆遠非貨其吉惟人其吉者此有周之太僕也亦頤南野次第而行之以張

塞淵之本也於是諸卿大夫曰果若斯言雖比於白
馬非馬之論亦可也宜贈南野行南野名德江西泰
和縣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贈王扶風汝言序

扶風王君汝言柄戚黨也既受
命巡按四川當是時方巡大同還汝言之在大同也
劉瑾方橫欲殺大冢宰許公而無隙乃索許公巡撫
大同時初設尖丁事於中之遂密遣校尉致書汝言
及同差黃門令此二人者劾而後行殺也黃門曰劾

去公案氣如山太史筆舌如環尽卷諸之相許意說然

則殺許老不則殺吾二人吾二人可自經也汝言曰盟殺吾二人不可殺大冢宰乃自草奏曰尖丁之設雖有許某厥初丁止三錢繼而增為五錢者侯其也又繼而增為七錢九錢者劉其也蓋侯劉皆謹厚人則難獨殺許公矣璫乃大怒令改劾黃門曰吾死矣于是汝言仍前劾不變璫滋怒曰此二人者不思還京耶未幾璫敗而汝言有此

命呂子曰金煉之而後真璞磨之而後玉故書有采采之載汝言四川之行安知又不能大同也汝言四

川行亦大同吾言之未晚也比汝言至四川是時鵠冦自湖陝遍蜀中而總制大中丞獨酣酒賦詩靡費公帑千萬而不恤汝言奮然曰鵠冦小此冦大除此冦鵠冦可勿血刃矣乃列奏總制四罪而改求識兵體洞士情者来蜀于是
天子從其奏而蜀中遂定其他權變亦自是汝之京中大夫士曰真御史也尋汝言還予謂之曰柟今可以贈言矣然又有所說也有人于此持鏡焉西施悅焉嫫母不悅君之此行豈無不悅者乎如有所不悅者

而君諭其操則耕之所贈于汝言者抽又悔之矣

贈余晦之應詔北上序

嘉靖十二年朔當考察南北御史去者五六十人蓋聖上勵精求治而執事者承意唯恐後於是雖微過小疵率多不留而能言之士亦或波及一二焉於是改主事評事及推官知縣教官以補其缺蓋皆稽諸輿論素有風力之人實精選也乃南京大理評事余子晦之居首徵焉明日晦之問予鶩峰東所曰則何以語光乎曰御史職在辯明邪正糾舉賢否以人事

君者也所貴不以喜怒為取舍耳有人于此言或逆于心行或忤於意禮或不至於前君可怒也察其志果賢焉則當忘己之怒雖三辟於　朝可也有人于此言工於媚悅行善于趨承禮篤於周厚君可喜也察其心果邪焉則當忘己之喜雖三劾於公可也且近者浚川王公之被徵也予嘗以是告之晦之之往也又能如是則總其綱于上者既端好惡之本而振其風于下者又得是非之實真足以佐

聖主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之政美天下之不平治者

來之前也況晦之忠信果敢明敏端方思報國以起科爲養母而改南其忠孝之心素所蓄積者乎對曰政有大體言有大機忘其體而毛舉細故者雖謂之奸人可也違其機而先後失時者雖謂之迂儒可也光嘗久慨于心矣若公喜怒以正取舍光自忖或不難焉曰晦之何言之易乎越數日餞晦之曾宗周林廷彬諸友皆在也晦之偶言及有見侮者詞色頗不平則謂之曰此細事也何損于己此泛人也何關于政而晦之且若此則夫公喜怒以正取舍者果不可

以為易而忽之也於是晦之瞿然曰光誤矣如之何曰志在天下國家者則其小可畧身繫三綱五常之任者於其他皆忘之矣昔程伯淳馬時中皆嘗為御史可法也伯淳之志惟在以誠意感動人主時中之學則曰吾志在行道雖富貴妻子亦不累焉晦之之往也取其二三策試恒觀覽焉不可乎

贈侍御王子清戎浙江序

侍御王子德仁近有浙江清戎之命蓋殊差也予與其父家為同年往賀焉德仁曰何言乎浙江也答曰

下知陝西、不知浙江、雖然、將浙江亦無同乎、昔者下
邑有陳氏東氏者、同街里居也、陳氏本靖虜衛軍、久
苦於衛之朘削也、乃賄軍吏盜改籍、衍國冊、去其陳
之旁、乃上通於兵曹吏、逃匿姓名于漢中竹山數年
而靖虜清冊至縣、勾東氏補伍、東氏以爲素非軍也、
對官吏桀傲語、官吏曰、尔貫址同、姓名同、宅地同、奚
而強辯以避役乎、即解東氏以填伍、又南里有兩李
者、一氏民、一氏軍、其田宅率相似也、軍李氏者亦豫
更尺籍、竄減已名、註以民李氏之祖名、而逋于他方、

苦清戎胡不以此文觀之

賂軍吏曰、遲十年而後清也、十年而後清、遂解其民李氏為軍、民李氏莫能白也、然此則自其變者而言之、若乃著在令甲者、凡軍士逃則跟捕正身、亡則起解户丁、老疾則選壯替補、幼小則結勘紀録、户絶無丁則行挨究、中途在逃則責原解、赴衛違限則隨在送問、官吏縱容害人則處以重刑、隱蔵轉送則罪同本犯、寄住影射則通移挨查、冒名代解則本犯調衛、代者替伍、拘無名籍迷失鄉貫、則軍調遠户丁原衛、若殘傷肢體、意圖規避、則仝家發充煙瘴、此其為法、

亦甚嚴矣然而自首復役者免借撥征進逃故遺男孩孺者免採集軍故户止一丁者免見任文武官及吏儒等户上三丁者免户絶結勘三次者免先爲事充軍役薦起爲官者免僧道充軍故者免是又未嘗不寬也故不嚴則法聽不義而不可爲也不寬則恩鈌不仁而不可爲也寬嚴相濟仁義並行

祖宗於軍旅之事亦可謂曲盡其道矣若乃因其法用其宜斟酌舒慘權衡輕重不在浙江斯行乎雖然法如此其嚴也又如此其仁也爲軍士者亦可以無

逃匿而免於清勾矣何苦而至於隱蔵傳送寄住影射明知重伍而故迷失鄉貫明知煙瘴而故残傷肢體此其故何也夫清勾逋逃者其末也究所以逋逃者其本也昔漢晁錯言于文帝募民相徙以實塞下省北戍之事寡輸將將費又餙邊吏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築室置器醫巫婚祭田桑墳墓各從宜處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夫錯漢深刻吏也其言猶如此其厚也所在必募徙之民非若今之邊軍自祖

土著者也。然猶可以戀邊而不去。所隸皆西北苦寒之地。非若今之浙軍多隸南丹奉義德州等衛。猶可以水土習而不惡。則今之逃者可知其本矣。夫居安而惡遷。好生而惜死。樂富而厭貧。此常人之情也。乃有占殷實作軍伴。労而貧者任其力。即軍裝以侵漁而行者喪其資。月糧不獲支。則準科差。布花不獲領則折雜役。首級不獲售。則賣豪強。故軍以煙瘴爲衽席之安。殘傷爲舞蹈之樂也。昔

英宗皇帝即位之初。詔凡內外衛所官。有將殷實軍

士責放買開新句不行存恤抑遏在逃者軍士事故
管軍官不將在營人丁收補及以見役軍妄作事故
者清軍官具奏題問　聖謨洋洋顯究弊根垂憲萬
世惟在乎人奉行之耳夫德仁英邁忠信博貫經史
志在天下國家數盡讜言冀於士民也欲革奸猾之
弊而措之衽席作之勇銳者固其素心也茲行也可
知其本末咸舉矣將召虎方叔由此其選必不如他
人者應一常事還也德仁名獻芝徽州歙縣人起家
嘉靖壬辰進士

美而不忘規焉一則畏友一則益友乎而猶中波瀾益出如將共默發四下驚人涇野能批

贈秦宣府序

涇野子曰西澗秦子楠之畏友也其從政皆可觀也已其為戶曹主政也理務於明智坊諸場矣力祛諸弊竣事而感人泣非公不可能也繼理粟於德州矣盡作附餘之數竣事而感人頌非廉不可能也繼查於壩上諸馬房草場矣舉劾宿奸不畏強禦非剛不可能也夫始廉終汚者其廉亦謂之汚利也始公終私者其公亦謂之私名也始剛終懦者其剛亦謂之懦血氣也不為利使不為名役不為血氣驅終始其

志。厥德光明者、君子也。吾子茲往盖於是乎徵君子矣。夫宣府朝廷之北門也。直隷河南山東西之芻粟皆輸於此。兩淮長蘆河東諸塩商皆業於此。北之鵰鶚赤城雲川哨馬、南之蔚州、東之龍門開平、西之萬全左右、以及廣昌美峪諸衛堡、皆仰食於此。獨石居庸紫荊鴈門諸關隘、皆依據於此。韃靼朶顏諸黠皆覘虛實于此。復有奸者偽者盜者來者貨者誘者探者伺者凌者撓者日旁午至焉。故君子之道、杜譽以防。輕。毀。杜。讒。以防輕。信。戒懸以防。輕。怒戒淵、以防輕

足戒謁以防輕進五者備而身正矣明以馭胥史恭以馭寮寀上下實以惠士卒式以馭旁眾均以馭商農嚴以馭僕隸密以馭左右詳以稽始終八者備而政行矣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七